

人生环形道

周 杰 著

伊犁人民出版社

人生环形道

周杰 著

伊犁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韩新帮

封面设计:野 马

紫风铃系列丛书

人生环形道

周 杰 著

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奎屯市北京西路 504 号 邮编:833200)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 45 印张 900 千字

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

ISBN7—5425—0474—6/1.195 定价:(全套)90.00 元

本册:12.80 元



周杰，四川岳池县人，曾任中小学教师、报刊编辑、记者。多年从事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，发表作品共 300 余篇并有多篇获奖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渠江哑女》、《军垦书简》、《痴情女》，中篇小说《打工仔还乡》、《边城轶事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寻常故事》，报告文学《当代昭君》等。现供职于岳池县教委，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内容提要

冯骏青少年时曾被埋入坟墓，投进监狱。机关体改，他被提拔为县委书记。上任后，他反思历史，寻觅过去的人生轨迹，才知酿成他的人生悲剧的是他生父卢文炳和养父冯文成。不惑之年的冯骏爱情姗姗来迟。他与养父的女儿冯芸饱饮了人生早晨的甘露。他昔日初恋情人卢丽娟即将成为自己丈母娘的时候，弥留之际的生父却说出一段令冯骏羞愧难当的隐私来。面对莫测的人生，冯骏惶惑不安，开始了新的思索。

小说通过冯骏坎坷人生道路上亲情、友情、爱情故事的描写，歌颂了正义和善良，鞭挞了各种丑恶，具有动人心魄，催人泪下的艺术魅力。作品同时还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幅秀美的渠江自然风光及人文景观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

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。

——卡尔·马克思

引子：墓地里的“活尸”

兰蒂的家，潮湿而阴冷。兰蒂的丈夫白斌的灵柩停放在屋中，萤火般的油灯，一盏放在桌上，一盏放在棺木下。兰蒂痴痴地呆坐着，直愣愣地盯着那跳荡的灯火，一声不响，仿佛木偶似的。两个孩子——一儿一女，默默地陪伴他们慈爱的妈妈。

没有亲人吊丧。入殓那天，兰蒂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叫到跟前，对他们说道：“小驹，小亚你们兄妹俩给爸爸……”还没说完“告别”二字，她便哽住了。

儿子白驹悄悄地从屋里取出一尺见方的红布，用黄色纸剪了一把镰刀和一把斧头贴在红布上方，制成一面旗帜，待棺盖揭开，他双手擎着，将这红旗轻轻地安放在爸爸的遗体上，久久地伫立，凝视爸爸的遗容：大脑门，直鼻梁，清癯的、颧骨突出的脸腮，眼半开合，嘴半开合。

兄妹俩拼命地喊叫着朝棺材扑去，但他们很快被抱离了棺材。兰蒂想给丈夫整容，让丈夫的眼闭上，嘴合拢，可是也被她的亲人拉开了，随即棺盖被铁钉钉上了。

爱因斯坦说：“死是永恒的自由。”如今白斌自由了，解脱了，而他留下的却是一个家，一家人。

家，坟墓一般死寂，一家人仅有的一线希望被装进了棺材。

兰蒂愁锁双眉，明亮的大眼睛变得黯淡和红肿。在亡夫灵前，她凝思静坐，无数次地祈祷，愿他在天之灵佑护在世的生灵。人在不能掌握命运时，迷信最容易复活。她的妹妹带来一捆纸钱，她不止一次

地在亡夫灵前焚烧，又不止一次地叫两个孩子叩头。

一对金童玉女，痴痴地象两个塑料娃娃，默无声息地陪伴着他们的妈妈这悲哀的女神。

夜幕垂空，孩子们面容上有了倦意，兰蒂打起精神，对儿女说道：“孩子，你们躺在妈的身边，妈妈催你们入睡吧！”

她从壁上取下她终生不离的小提琴，开始拉起一首曲子，这歌曲叫《渠江谣》，是亡夫作词，她自己作曲的一首抒情曲。她那瘦弱的手，闪动着泪花的眼，在弦上下移动，孩子们飘然在音乐声中，进入了梦境。看着孩子们沉睡后甜蜜的笑靥，兰蒂眼里的泪花在悄悄滚动。

灾星总是晦光四溢的，如池子里投进一块石头，波纹一个接一个。

夜深了，天下起雨来。屋外，秋雨沙沙；屋内，泪雨涔涔。兰蒂哭了一阵，实在倦了，坐在棺木旁打盹。女儿也倦了，陪着她坐着睡着了。小小年纪，承受不了疲劳困乏，腮上挂着泪痕进入梦乡。可怜的孩子！

嘈杂的人声和火光惊醒了兰蒂。定神一看，她发现椅子上躺着的儿子不见了，她站起身来到处寻找。这时门外人声嘈杂：

“有人把食堂门口的标语撕啦！”

“抓住现行反革命白驹，是这小家伙干的坏事！”

听到吼声，兰蒂吓得浑身发抖。紧随吼喊声，儿子白驹闯进屋来，嘴里叫了一声“妈”便昏倒了。

兰蒂懵然无知。她象尊雕塑一样，愣愣的站在那儿，苍白的脸上仿佛集中了世界上所有的不幸和痛苦，好半天她才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：“天啊！”

房屋、棺材、秋雨、人心……所有的一切都惊恐地旋转、抖动。

“把哥哥藏起来！”小亚惊醒了，她对妈妈说。

“藏起来？”兰蒂呆涩的目光在屋子里吃力地搜寻，抱着她的儿子，脸色比悲哀女神抱起最后夭折的幼子更为可怕。

恐惧到了极限，人就变得可怕了。一个胆小鬼在这时也会做出大胆的事来，尽管悲哀和恐怖已经征服了这位人类慈母，精神迷乱已经攫住了她，然而，出自人的本能，她采取了慎重的戒备措施。象我们通常说的“狡兔三窟”，她要设法找一窟救自己的儿子。她急中生智，抱起自己的儿子急步朝着棺材走去。

她用菜刀撬开棺盖，棺木只有寸厚，木质松脆，她很快揭开了盖子，动作干净利索，真象掘墓“剥鬼皮”的熟手。

也顾不得再去瞻仰亡夫的遗容，她将亡夫僵直的腿脚移动一下，象平时矫正丈夫的睡姿一样。从亡夫腿边腾出一席空位。她抱起儿子，轻轻地放入棺材，挨他爸爸睡下，然后搭上盖尸布。兰蒂从容不迫，脸不红，心不跳，仿佛做一件极为平常的事，心安理得。

她的女儿惊呆了。

刚把棺盖封好，便冲进一群人，为首的是白天吊打白斌的生产大队长孙大虎。社长赵家龙跟在后面。

“兰蒂，你的儿子呢？”

“到外婆家去了。”兰蒂坐在棺木边，心平气和地回答。

“哼，到外婆家去了！”孙大虎威严的目光紧逼兰蒂，吼道：“你不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白驹交出来，就把你抓去！”

兰蒂见了他们，打了个寒噤，失神的双眼盯着棺材发怔。过了好一阵，她才出人意料地说了一句话，就象母鸡啄斗张牙舞爪的老鹰一般勇敢。她愤怒道：“我的儿子才十来岁，凭什么就说他是反革命？”

“哼，十多岁的孩子！在阶级社会里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，右派的狗崽子离反革命差多远呢？搜！”

大队长一边说，一边走进屋去，社长也跟了去。他们用手电筒满

屋搜寻，结果一无所获。走出来盯住那口棺材。

“说不定躲在棺材里了。”大队长大胆设想。

“那你们就把棺材打开吧！”兰蒂冷冷地说了一句，闪开身。

赵家龙走过去，用手掌拍拍棺盖，孙大虎却暗自打了一寒颤。人的胆大妄为毕竟是有限度的，一个人将同雷电拥抱，与尸首亲吻时，能无动于衷吗？他们二人本是胎生肉体，在凡尘人世间，此时的白斌已经进了“幽冥界”，在阎王老爷管辖的地狱，而不在他们的淫威所及的人间乐园了，他能不棘手吗？

“这个，这个，谁打开这个你的这个棺材？”赵家龙吼了一声。“反正这个给你这个讲个清楚，这个不这个交出这个儿子，这个就这个把你这个抓进这个监狱！”

说完，赵家龙气冲冲带着一帮人离开了这死神统治的屋子。

野外，雷电大作，暴风雨扫荡着山野，震撼着母亲的心。兰蒂呆呆地盯着七尺长短，装着两代人的灵柩。

灵柩里，父与子：一个死人，一个活人。一个下了地狱，一个快进监狱。监狱和地狱，意思相同，说法不一样。父与子，年岁不一，命运相同：一个长眠，一个入睡。同是梦中人，正好相依相伴。这是阴间与阳间混同，下地狱的鬼魅与人间的罪犯合而为一。

突然，她听到了叩棺木的声响和儿子的啼哭，便拿起菜刀想去撬棺盖放出儿子。猛然间，一个闪电，看见破窗外有人影晃动，她忙缩回手，木鸡似的呆立在棺材边。

五更时分，送殡的人来了，依旧只有几个亲房兄弟和一个妹妹。

白斌在临终时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要将他的遗体埋葬在渠江边名叫“日月沱”的地方。这里离住房大致一公里。送葬的人群从住地出发，缓缓向墓地移动。兰蒂不哭，不讲话，也不流泪，扶着棺木跟着人群默默地移动，仿佛移动了一个世纪。到了坟地，棺材放入挖好的坑，

兰蒂轻声对送葬的亲友说道：“别再影响你们，回去吧！”

趁着黑夜，狂风暴雨出殡，目的是“不影响你们”这包含两层意思：一是不让送葬人背上“为右派送葬”的黑锅；二不耽误亲友为生产队出工，否则食堂是要扣饭的。

送葬的人草草地掩上几撮土，匆匆回去了，只留下兰蒂的妹妹陪着她。

这时，兰蒂扑倒在坟坑里哭喊，呼天抢地哭喊，无论怎么解劝也无济于事。女儿小亚也陪哭，那声音又尖又细。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凄惨的声音，尖细的童音和女人沉闷的沙哑声，与风声雨声融在一起，时断时续。整个村子，整个宇宙都被刺痛了。雨越下越大，风越刮越猛……

兰蒂的妹妹回屋去照料家里，以免失盗。人常说“顾此失彼”，顾了死人，活人又遭殃的事是常有的。

墓地里只留下兰蒂和女儿小亚。兰蒂周身透湿，趴在泥泞里哭喊，撕裂人心地哭喊，用说书人的口头禅叫做“雨打残花，风扫落叶，喊山山不应，呼水水长流。”

兰蒂昏倒在墓地，但她的意念犹在，“这口棺材里睡着两代人，让他们都下地狱，还是只让一代人下地狱而让另一代人进监生与死的搏斗，阴间与阳间的搏斗，在慈母的心灵深处进行着。

母女俩都不讲话，仿佛被凝固在这昏沉沉的夜色里。

墓地有人小声呻吟，接着便是哭喊，又发出叩棺木的响声。

兰蒂惊觉了。她摸索着，摸着那掩土的锄头，动手去挖土，接着去撬棺盖。那棺材木质松脆，且有缝隙。她撬动了那棺盖，一股股泥水滴进棺材里。

她刚好把棺盖掀开，墓地里便响了起脚步声。这是恐怖的脚步声！正如一个提心吊胆的夜行人，突然被人猛击一掌，即使神经正常

的人也会惊厥的。

她恐怖得昏死在泥泞的墓地里。

随着恐怖的脚步声响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挎着猎枪闪现在墓地里。他的手电筒光亮在风雨的坟场闪了一周。

他放下猎枪，迅速掀开棺材盖，从棺材里抱出一具“活尸”。他动手掩土，由于匆忙，棺盖不严，大块大块的泥石和着雨水往里滚。棺盖掩上了，而里面的泥水也装满了。让这位喝渠江水长大的白斌，死后也紧紧同渠江流水和渠江边的泥土合在一起吧。“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共山阿。”

说书人有句口头禅是“说时迟，那时快”。这一切事情都在瞬间发生，掘墓和掩土的动作麻利，旋风般疾速。做完这一切，那人挎上猎枪，背起“活尸”离开坟场，消失在风雨里。

天亮时，人们把落汤鸡似的兰蒂母女接回家去，她俩只是心口有丝丝热气了。下午，那放棺材的地方已垒成一座新坟，没有墓碑，只有一块大礁石和几棵苦楝树可作辩认的标志。

第二天，兰蒂家来了两位使她感到十分意外的人。单干户黄云河来看望兰蒂母女。他先去房前屋后，又去坟场墓地四处看看，说了许多安慰话离去了。另一位是渠江县委书记卢文炳的女儿卢丽娟，她在县委交通员陪同下来兰蒂家。十一、二岁的卢丽娟纯真可爱，是兰蒂儿子白驹的同学。这位小姑娘到了兰蒂家，眼睛哭得通红，临走时她交给兰蒂 60 斤粮票和 300 元钱，说是爸爸卢文炳吩咐送来的。

过了两个月，又发生了两件事。第一件，捆绑和毒打白斌的清溪大队队长孙大虎被公安局逮捕，法院以“致人伤残”罪判处孙大虎两年徒刑；参与吊打白斌的清泉公社社长赵家龙也因“不讲斗争策略，对打人风制止不力”而受到撤职处分。第二件事是，兰蒂被安排到公社初中作音乐教师。

目 次

引子：墓地里的“僵尸”	(1)
第一章 三上紫荆山	(1)
第二章 下乡走一走	(22)
第三章 如烟往事	(39)
第四章 专场舞会	(51)
第五章 “变脸”绝招	(66)
第六章 初恋如歌	(99)
第七章 吻定终身	(113)
第八章 感情句号	(129)
第九章 大彻大悟	(152)
后 记	(167)

第一章 三上紫荆山

茅坑里捡出来的石头塑成菩萨照样令人顶礼膜拜。

1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深秋的早晨。一辆银灰色桑塔纳轿车离开浓雾迷漫的山城重庆，沿着嘉陵江河谷向北急驰。轿车内并排坐着一男一女。男的三十八九岁，瘦高个子，小平头，穿深灰色军干服，戴一副近视眼镜。女的是一位青春妙龄的少女。上车时，男士本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，女士说二人坐在一起好谈话，于是二人并肩坐后排，虚了前座。

车窗外是刀劈斧削的悬崖绝壁和咆哮奔腾的嘉陵江。女士上车不久，靠着男士的肩头，鼾鼾地睡着了。

“小马师傅，请将前窗关上。”男士对司机说，同时将自己的一件深灰色的风衣披在女士的身上。

小马司机转过头，见他俩依偎在一起，没说什么，迅速关上了车窗。小马今天去省委第二党校接回渠江县的头面人物。男的是县委书记冯骏，女的是县经委主任冯芸。冯骏皮肤黝黑，脸颊和前额有几道修补过的疤痕，右下唇有一豆大的肉瘤。从这怪异的长相，小马猜测冯骏必有一番不平凡的人生经历。但他却意外地发现冯骏慈眉善目，性情笃实，对人随和平易，没有官架子，便少了许多戒备和顾虑，大声地问道，“冯书记，你的老家在渠江吗？”

“不，我的老家在陕西。”冯骏答道。

“你与冯主任早就认识吗？”

“不。我们是这次在省委党校认识的。”冯骏皱着眉头凝视着窗外若有所思，过了一阵又补充道：“不过我们是重逢。”

轿车翻过山岗，进入平畴。秋后的田野静寂荒芜。道路两边刚收割尽的梯田里，零星的堆着谷草，成群的雀鸟象一片乌云似的从这堆谷草腾空而起，又象下冰雹一样纷纷坠落在另一堆谷草上。燕子在小溪和水田上空盘旋，“啾啾”鸣叫，村庄里不时传出雄鸡“喔喔喔”叫声。

“冯书记，你的家属也同迁渠江吗？”轿车行驶到平坦宽阔处，司机问。

“家属？”冯骏一怔，神情有些不大自然。过了一会儿，冯书记说：“我现在还没有安家。不过我的亲人早已到了渠江。”

“早到渠江？”小马虽然听出了冯骏话中不自然的语气，但还是试探着问，“他们都在什么单位？”

“原县委书记冯文成是我的爸爸。”冯骏很坦然，嘴角上挂着含蓄的笑容。

小马知道，冯文成是冯芸的爸爸，原渠江县委书记，几年前因“帮派”问题被撤职。怎么没听说冯文成有这么一个儿子呢？他心不在焉。车身颠了一下，撞着了路边的一块石头。“那，那你是冯芸的哥？”

“是的。”冯骏说。

司机小马惊奇不已。他没想到此次从省委二党校接回的县委书记竟是冯文成书记的儿子，同时还接回了冯书记的女儿。“他一家都当官。”小马这么想着，心在震颤，车身左右摇摆，吓着了路边啃着草根的一头水牛。那水牛呼地一声，跳进了路边的壕沟里。它睁着一双

愤怒的眼睛，注视着开过去的车。

小马开了收录机，车内响起萨克思《回家》的乐曲，轻柔飘逸，凄婉动人。他归心似箭，加快速度，想快点把新书记载回渠江。

“冯书记，你们坐稳些，过渡了。”到了河边，司机小马大声地说。

冯骏将斜依在自己肩上熟睡的冯芸推醒：“走，下车走走吧。”

冯芸睁开眼，发现冯骏的风衣披在自己身上，忙问“你不穿吗？”

冯骏说：“怕你着凉哩。”

在与冯芸的交往中，冯芸看出冯骏个性中有非常细腻的吸引力，一种处处都可以感受到的温馨，那是有分寸很得体的男人的关爱和呵护。冯芸披起他的风衣睡眼惺忪地伸着懒腰跟着他下了车。

过河的渡船启动了。冯骏和冯芸伫立船板上，河风轻拂着他们的脸。太阳从晨雾迷蒙的远山升起，苍穹镀上金色的霞光，脚下江水波光粼粼，水鸟在江面翻飞。

“哥，这是嘉陵江。”冯芸抬起那一双象一潭清水般明静的凤眼，指着江水说。

“知道。左边是嘉陵江，右边是渠江，二江在此合流。”冯骏边说边在船板上走动，他那深灰色的军干服在晨风中飘飞。

过了河，小轿车向北岸浅丘地带奔驰。冯芸再没倦意，她谈笑风生。“哥，一个月前我们在党校重逢，我就回忆起过去那难忘的岁月，想与你多接触，多谈些话。你知道，这些年我是多么想念你呀！我们是生死患难兄妹，懂吗？也可以说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‘文革’中，你背着我逃难，那时我才几岁。”

“记得。那时我二十几岁了，怎么不记得？”冯骏说道。“那时我们家还在陕西。爸爸在部队，妈妈在西安市委。他们二人都参与派性，子女当然就受株连，成了替死鬼，连我这个养子也不能幸免。”

“那是1967年秋天吧，妈妈和我们都被群众抓了去，怎么逃脱的，我已记不清了。”冯芸道。

“那天夜里，武斗人员把我们母子三人打伤，关押在医院三楼厕所里。次日凌晨，看守人员走后，妈妈把衣服撕成碎条编成绳子，用‘绳子’把我俩从窗口送下去。她自己不愿逃，她对我说：‘孩子，你虽然是我的养子，但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。你可要记住妈。这次群众组织说你爸爸带部队去抓了他们的人，要家属子女抵命，看来我活不成了，你们逃吧。’墙外有条小河，我背着你沿着河岸逃，逃了整整两天两夜，到了汉中，找到爸爸。后来听人讲妈妈跳楼身亡了。”

“哥，以后我们是什么时候才到四川的？”冯芸问。

“一年以后，爸爸的部队调防到四川，我们也就跟着来了。”冯骏说道，“其实，我1965年考上四川大学就来川了，你和爸爸是1968年秋天才到的。”

“到了四川，你再没回家来，爸爸说你失踪了。我闹着要爸爸把你找回来。有一天，爸爸非常生气地对我说：‘你哥死了，不会回来了！’爸爸见我整天哭闹，将我带回陕西老家。我在外婆家生活了三年，不是党校杨校长从学员登记表上发现线索，我们兄妹今生今世恐怕就不可能见面了。”

“是呵，杨校长是个细心的人，你的履历表上填写‘生父冯文成，我填‘养父冯文成’，他竟能将生父和养父联想起来。”冯骏笑了。

“这叫机缘吧，我们该相会了。”

“不是冤家不碰头嘛。”冯骏笑着说。

“本来是一家人，怎么又成冤家了呢？”冯芸娇嗔地瞪了冯骏一眼。

“我不是针对你说的。”